



万古流芳范仲淹

□王志迁

公元1021年,刚过而立之年的范仲淹踏上了黄海之滨这片神秘的土地。范仲淹调任西溪(今东台)盐仓监官,负责监督淮盐的贮运及转销。路过东台参观吕家灶盐场时,遭遇突如其来的大海潮,险些丧命,幸得盐丁吕小陶、董二等出手相救。海潮退去,范仲淹带着腿伤,赶赴西溪上任。

走马上任时,有人说西溪地处偏僻海滩,赴任这个极品芝麻官,是大炮打麻雀——大材小用。但范仲淹认为只要能能为朝廷出力,怎能计较官职大小。

范仲淹《咏蚊》中写道:“饱去樱桃重,饥来柳絮轻。但知离此去,不用问前程。”诗既反映夏日海边多蚊的艰辛生活,又对不求前程之辈进行无情讥讽,同时也流露出范仲淹的乐观和远大抱负。初到西溪,前任盐仓监为他接风洗尘,他对其奢靡行为进行毫不留情地抵制,决心踏着历史的尘埃,追寻先贤吕夷简和晏殊的足迹,开展工作。

范仲淹实地踏勘民情,凄惨景象目不能睹:哀鸿遍野,海天呼啸,撼天动地,震耳惊心,海潮随时会奔涌而来,吞噬大地,冲毁房屋,生灵涂炭……

目睹盐民困境和盐仓不足的形状,范仲淹不顾下属劝阻,毅然上书朝廷,申请减免盐丁所付盐课,并大胆动用盐本钱免息借贷,帮助盐户迅速恢复生产,这一举措得到上司张纶的鼎力支持。海潮无尽肆虐,关系百姓生死存亡。大潮过后,避难逃荒3000多户,范仲淹悲痛欲绝,他了解到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,多处溃决,海潮倒灌、卤水充斥,淹没良田、毁坏盐灶,人民苦难深重。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,痛陈海堤利害,建议沿海筑堤,重修捍海堰。

范仲淹实事求是地向朝廷展示盐场危机,减免有田盐户田赋的同时,还增加边远盐场的运费。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修建捍海堰,不惜为此与各级官员唇枪舌剑,据理力争。

1024年,张纶奏明朝廷,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,全面负责修堰工程。他亲自率领民工万余人,冒风雨,顶烈日,拉木运石,垒土筑堤。同年冬,雨雪连连,海潮汹涌,民工四处逃散,被泥水吞噬的有二百多人。有人趁机上书朝廷,反对修堰,于是朝廷决定暂行停工。为万民后世计,范仲淹顶着舆论的重压,仍坚持筑堰。后朝廷派胡令仪勘察实情,胡察看后,与张纶联名奏明朝廷,获准继续开工。

范仲淹在修筑捍海大堤时,有植

树造绿的前卫意识。在河流穿堤入海处,他命民工用砖石加以围衬,并且在堤内种植草皮和插栽柳树,不仅巩固大堤,还使荒凉滩涂得以美化。堤边栽满柳树,遇到雨时,便呈现“范堤烟雨”的美景。

1026年8月,母亲仙逝,噩耗传来,范仲淹悲痛欲绝。他两岁无父,母恩浩荡,身为入子,却不能伺候在母亲身边端汤喂药,实在愧对母亲。可作为朝廷官员,他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身后的黎民百姓怎能不让他牵挂!

按照宋朝祖制,官员父母病故,官员必须回家守孝。守制时间为3年,实为27个月。守制期间,官员不能上书言事,更不能“逾越典礼”,范仲淹为母守制期间,纵然心有千千结,也是无奈。他离任赴丧前将筑堰大事交由知州张纶:“兄台,不管怎样您也要将捍海大堤修筑完成,万一有什么闪失,朝廷追责,我范某愿一人承担,拜托了!”

说完,范仲淹朝张纶拱手作揖,挥泪如雨,策马而去。他到家后,也是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,书信像柳絮般飞往黄海边,他不时向张纶了解筑堰进展情况,和张纶共商筑堰难题,鼓励张纶誓将筑堤进行到底!

1028年春,全长71公里的捍海大堰终于竣工。堰成后受益显著,“来洪水不得伤害盐业,挡潮水不得伤害庄稼”,外出逃荒的数千户百姓回归家园,得以安身立命,农业、盐灶两受其利。

那条他念念不忘拯救万民于水深火热的捍海堤,像一条威武雄壮的巨龙横亘在黄海之滨,因范仲淹首倡之功,后人将此堤命名为“范公堤”。

清仲鹤庆诗赞范仲淹:茫茫潮沙中,矧矧沙堤起。智勇敢洪涛,胼胝生赤子。西畴发稻花,东火煎海水。海水有时枯,公恩何日已。毋宁说这也是万民的心声和愿望,人们对范公的感恩钦佩之情已融入骨血,注入灵魂,海枯石烂,矢志不渝矣!
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。由于泥沙淤积,如今当地海岸线已经向东推进百余里,范公堤现虽失其捍海之能,但范公堤和范仲淹体恤民生多艰、心系百姓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,依然令人钦佩不已。

古人云“感人心者,莫先乎情”。范仲淹及其精神也是万丈光芒。这道光芒,在宋代西溪、现代盐阜大地格外温暖明亮。他这座永恒的精神“丰碑”,已永载史册,流芳百世。

钟灵毓秀

国学之风,吹皱晏溪河水,泛起层层金波。千年之后,晏溪河水,宛如晏殊的诗词,在西溪绵延氤氲千百年,天仙缘韵味悠久绵长。

似曾相识“晏”归来

□于和风

“晏”,与东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东台古称“晏”,可见东台古时候就是一个水清风和、适合定居的丰饶之地。后来,一位名叫晏殊的宰相曾在这里奋斗过;他办学兴读,开启民智;写下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千古名句;留下一条唤作“晏溪”的河水,在古镇潺潺流淌千年。让我们穿越大宋,听听晏殊与西溪的故事。

晏殊七岁作诗,被称“神童”,十四岁遇到命中贵人张知白,得到殿试机会。殿试开局顺利,出口成章,得到皇帝赞赏,赐“同进士”出身,授予官职。

难能可贵的是,两天后再试诗、赋、论时,小晏“拒绝”答题,说自己押对题了,“尝私习此赋,请试他题。”“心中不忍欺君,故而言明。”换作他人,押中题肯定是欣喜若狂,小晏不按常理出牌,硬要重新出题,显示他对才华的自信,也体现他诚实无欺的品质。他赋写好后,主考官一致赞好,被拔擢为秘书省正字。

真宗深受感动,赞他“淳直”。晏殊任职时,朝廷“纪律松懈”,允许群臣游山玩水、饮酒宴游、寻花问柳。

汴京最不缺的就是市楼酒肆,同僚喊他,同游啊。小晏看看羞涩的腰包,摆摆手。真宗正为选太子舍人发愁,看到捧书啃读的小晏,让其陪太子读书。

因年轻,朝廷注意加强对晏殊的监护,“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”,见晏殊交往的都是品好文佳之人,朝廷安心落意。晏殊年少有为,仕途顺畅,并非全靠他的天资与才学,更重要的是他保持一份可贵的道德操守。公元1012年,晏殊被下派到西溪担任盐官。几年后他奉调回京,历任多职,1042年正式拜相。

北宋初年,朝廷裁撤南唐设置的驻东台场的海陵监,改置泰州西溪盐仓。这里是运盐河,即今泰东河的起点,并有灶河与各盐场相通,人烟辐辏,熙熙攘攘。西溪为镇,由盐场衍生,住户多营盐农两业,来往无非商贾过客、灶丁盐贩,地处海隅,既无名胜古迹,更少骚人墨客往来。满腹经纶、妙笔生花的晏殊在这里,难觅知音。

盐仓监官职微不足道,《宋史·晏殊传》压根就没提及晏殊的这段履历,但盐铁历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,经手款项是天文数字,可算是个重量级岗位。作为基层的盐政芝麻官,晏殊在与盐丁盐商的朝夕相处中,感受到盐民的生活疾苦。

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出发,晏殊两次上书禀告地方灾情,争取到开仓赈济。更值称道的是,他看

见西溪教育受灾情影响,于是创办了一家书院——“西溪书院”,让无数学子可以在此求学。

书院初创时缺房少舍,他临时借用庙宇,聘请饱学之士入院授徒,他本人也亲自上阵。琅琅书声从海滨一隅传出,飞入云霄和鸟雀对话和竹林絮语。目不识丁的盐民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,让书香伴孩子成长,知识伴孩子同行。明朝,书院已具相当规模,不仅有充栋千篇的典籍书藏,而且有傍水而立的书斋学舍,在西溪留下不少故事。

晏殊的“西溪书院”,吸引无数学子,西溪的文人墨客,亦来此讲学、求学。据说此举深得宋真宗赞赏,特地将西溪书院的办学宗旨,推行全国,文化兴邦。

正是由于晏殊,当地文教事业薪火相传,纷至沓来。明清以来,王良、吴嘉纪、戈公振、戈宝权、周巍峙……可谓人才济济。史称“自五代以来,天下学校废,兴学自殊始”,而晏殊的“兴学”,又自西溪开始。还有,晏殊日后在河南应天府任官时,鼎力扶持应天府书院,延聘范仲淹前来讲学,使应天府书院鹤立鸡群,成为宋初四大书院榜首。兴学重教是晏殊为官施政重要政绩。

晏殊在东台兼管盐策时间虽短,却功勋卓著。他将宋朝以来的盐法制度逐项清理出来,对照实施。仓库管理的“编排堆垛记号制”“逐库进出货记账法”“黄昏入仓周视、封锁仓门制”“盐仓外围巡控制”、财务管理的“受纳盐货、起置文簿”等制度,一一贯彻执行,不过月余,库内整齐,库容一新。

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,在古代文学的阡陌里,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。宋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。众多词人中,晏殊是婉约派的倡导者,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。他的词婉约精练,意境深远。他这一生于太平盛世享歌舞升平,于四季流转中看春花秋月,在他眼中一草一木皆有魂有灵,他的词蕴藏人生态度。

晏殊填词,擅长小令,《浣溪沙·一曲新词酒一杯》便是其中一首:一曲新词酒一杯,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?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
晏殊的词,对后来欧阳修、秦观、贺铸、周邦彦等词产生过影响。他的儿子晏几道也是宋代著名词人,词家分称他们父子为大晏、小晏,晏几道著有《小山词》,风格亦婉约清丽,得到历代文学评论家的称赞。

国学之风,吹皱晏溪河水,泛起层层金波。千年之后,晏溪河水,宛如晏殊的诗词,在西溪绵延氤氲千百年,天仙缘韵味悠久绵长。